

中國新文學作品選

第三冊

李潤新
閻純德
編選

北京語言學院

中国新文学作品选

(三)

阎 纯 德 李 润 新
编 选



北 京 语 言 学 院
1980年

目 录

庐 隐

作者介绍	1
海滨故人	2
灵魂可以卖吗	50

凌叔华

作者介绍	58
绣枕	59

许地山

作者介绍	64
缀网劳蛛	65
春桃	84

戴望舒

作者介绍	103
雨巷	104
我用残损的手掌	106

蒋光慈

作者介绍	108
莫斯科吟	110
中国劳动歌	112
哀中国	113
新梦	115
乡情	122

少年漂泊者	127
鸭绿江上	185
殷 夫	
作者介绍	204
别了，哥哥	205
血字	207
让死的死去吧	209
柔 石	
作者介绍	210
为奴隶的母亲	212
叶 紫	
作者介绍	233
丰收	234
电网外	275
蹇先艾	
作者介绍	299
在贵州道上	300
老 舍	
作者介绍	313
骆驼祥子（存目）	
龙须沟（存目）	
茶馆（存目）	
巴 金	
作者介绍	316
激流三部曲：家 春 秋（存目）	
夏 衍	
作者介绍	319
包身工	321

上海屋檐下（存目）

臧克家

作者介绍	334
罪恶的黑手	336
生命的零度	342
老马	346
春鸟	346
三代	348

庐 隐

作者介绍

庐 隐 (1898.5.4—1934.5.13)，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人。自幼多病，八岁丧父，她同母亲到北京投奔舅父。早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曾在河南开封和安徽安庆各学校教书一年。1918年回到北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五四”全盛时代，她是个活跃分子，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不断地冲击着她。1921年2月，她在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說《一个著作家》，控诉了金钱世界，歌颂了纯真的爱情，结局虽然消极，情节却很感人。高等师范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教书，次年到大夏大学担任女生指导。后来回到北京，任北京市立女子中学校长。1925年，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商务印书馆），包括小说十四篇。1930年东渡日本，同年底回国，这一年出版中篇小说《归雁》（1931年，神州国光社再版）。1931年到上海工部局女中任教，并出版短篇集《灵海潮汐》（1935年，开明书店）。1934年2月出版中篇小说《象牙戒指》；5月13日因难产逝世；6月出版《庐隐自传》（1934年，第一出版社）。1935年，她的《东京小品》出版。她的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曼丽》（1928年，古城书社）、《玫瑰的刺》（1940年，中华书局），中篇小说《女人的心》（1933年，上海四社）及情书集《云鸥情书》（与李唯建合著；1931年，神州国光社）等。她去世后的选集有：《庐隐短篇小说选》（姚明达编；1935年，上海女子书店）、《庐隐创作选》（少候

编；1936年，仿古书局）、《庐隐佳作选》（巴雷编；1941年，新象书店）、《庐隐选集》（徐沉泗、叶忘忧编；1947年，上海中央书局）等。庐隐是一位有才情的女作家，“五四”时期有与冰心齐名之誉。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她艰苦地探索着人生，不写母爱与自然景色，而写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苦闷；她的作品题材狭窄，使人看不到前途，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代青年的面影。茅盾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作家论》。1935年，现代书局），又说：“在反映了当时苦闷彷徨的站在享乐主义的边缘上的青年心理这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是应该给与较高的评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在艺术上，她的作品从不玄奇弄巧，写得极其流利自然，但结构稍嫌散漫。

海 滨 故 人

一

呵！多美丽的图画！斜阳红得像血般，照在碧绿的海波上，露出紫蔷薇般的颜色来，那白杨和苍松的荫影之下，她们的旅行队正停在那里，五个青年的女郎，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她们住在靠海的村子里；只要早晨披白绡的安琪儿，在天空微笑时，她们便各拿着书跳舞般跑了来。黄昏红裳的哥儿回去时，她们也必定要到。

她们到什么来历呢，有一个名字叫露沙，她在她们五人里，是最活泼的一个。她总喜欢穿白纱的裙子，用云母石作枕头，仰面睡在草地上默默凝思。她在城里念书，现在正是暑假期中，约

了她们的朋友——玲玉，莲裳，云青，宗莹住在海边避暑，每天两次来赏鉴海景。她们五个人的相貌和脾气都有极显著的差别，露沙是个很清瘦的面庞和体格。但却十分刚强，她们给她的赞语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气很爽快，但心思极深，对于世界的谜仿佛已经识破，对人们交接，总是诙谐的。玲玉是富于情感，而体格极瘦弱，她常常喜欢人们的赞美和温存。她认定世界伟大和神秘，只是爱的作用，她喜欢笑，更喜欢哭，她和云青最要好。云青是个理智比感情更强的人，有时她不耐烦了，不能十分温慰玲玉，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泪。有时竟至放声痛哭了。莲裳为人最周到，无论和什么人都交际得来，而且到处都被别人欢迎，她和云青很好。宗莹在她们里头，是最娇艳的一个，她极喜欢艳妆，也喜欢向人夸耀她的美和她的学识，她常常说过分的话。露沙和她很好，但露沙也极反对她思想的近俗，不过觉得她人很温和，待人很好，时时地牺牲了自己的偏见，来附和她。她们样样的朋友，而能比一切同学亲热，就在她们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所以她们就在一切同学的中间筑起高垒来隔绝了。

有一天朝霞罩在白云上的时候，她们五个人又来了。露沙睡在海崖上，宗莹蹲在她的身旁，莲裳，玲玉，云青站在海边听怒涛狂歌，看碧波闪映，宗莹和露沙低低地谈笑，远远忽见一缕白烟从海里腾起，玲玉说：“船来了！”大家因都站起来观看，渐渐看见烟筒了，看见船身了，不到五分钟整个的船都可以看得清楚，船上许多水手都对她们望着，直到走到极远才止，她们因又团团坐下，说海上的故事。

开始露沙述她幼年时，随她的父母到外省作官去，也是坐的这样的海船，有一天因为心里烦闷极了，不住声的啼哭，哥哥拿许多糖果哄她，也止不住哭声，妈妈用责罚来禁止她的哭声，也是无效。这时她父亲正在作公文，被她搅得急起来，因把她抱起

来要往海里抛。她这时惧怕那油碧碧的海心，才止住哭声。

宗莹插言道露沙小时的历史，多着呢，我都知道。因我妈妈和她家认识，露沙生的那天，我妈妈也在那里。玲玉说你既知道，讲给我们听听好不好？宗莹看着露沙微笑，意思是探她许可与否，露沙说：“小时的事情我一概不记得，你说说也好，叫我也知道知道。”

于是宗莹开始说了：“露沙出世的时候，亲友们都祝贺她的命运，因为露沙的母亲已经生过四个哥儿了。当孕着露沙的时候，只盼望是个女儿。这时露沙正好出世，她母亲对这嫩弱的花蕊，十分爱护。但同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不免妨碍露沙的幸运，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她的外祖母死了。并且曾经派人来接她的母亲，为了露沙的出世，终没去成，事后每每思量，当露沙闭目恬适睡在她臂膀上时，她便想到母亲的死，晶莹的泪往往滴在露沙的颊上。后来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把思量母亲的热情，变成憎厌露沙的心了！

还有不幸的，是她母亲因悲抑的结果，使露沙没有乳汁吃，雅嫩的哀哭声，便从此不断了。有一天夜里，露沙哭得最凶，连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他母亲又急又痛，止不住倚着床沿垂泪，她父亲也叹息道：“这孩子真讨厌！明天雇个奶妈，把她打发远点，免得你这么受罪！”她母亲点点头，但没说什么。

过了几天，露沙已不在她母亲怀抱里了，那个新奶妈，是乡下来的，她梳着奇异像蝉翼般的头，两道细缝的小眼，上唇撇起来，露着牙龈。露沙初次见她，似乎很惊怕，只躲在娘怀里不肯仰起头来，后来那奶妈拿了许多糖果和玩物，才勉强把她哄去。但到了夜里，她依旧要找娘去，奶妈只把她搂在怀里，轻轻拍着，唱催眠歌儿，才把她哄睡了。

露沙因为小时吃了母亲忧抑的乳汁，身体十分孱弱，况且那奶妈又非常的粗心，她有时哭了，奶妈竟不理她，这时她的小灵

魂，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冽了。她身体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到三岁了她还不能走路和说话，并且头上还生了许多疮疥。这可怜的小生命，更改有注意她了。

在那一年的春天，鸟儿全都轻唱着，花儿全都含笑着，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绿草地上玩耍，那时露沙得极重的热病，关闭在一间厢房里。当她病势沉重的时候，她母亲绝望了，又恐怕传染，她走到露沙的小床前，看着她瘦弱的面庞说：“唉！怎变成这样了！……奶妈！我这里孩子多，不如把她抱到你家里去治吧！能好再抱回来，不好就算了！”奶妈也正想回去看看她的小黑，当时就收拾起来，到第二天早晨，奶妈抱着露沙走了，她母亲不免伤心流泪。露沙搬到奶妈家里的第二天，她母亲又生了个小妹妹，从此露沙不但不在于她母亲的怀里，并且也不在于她母亲的心里了。

奶妈的家，离城有二十里路，是个环山绕水的村落，她的房子，是用茅草和黄泥筑成的，一共四间，房子前面有一座竹篱笆，篱笆外有一道小溪，溪的隔岸，是一片田地，碧绿的麦秀，被风吹着如波纹般涌漾，奶妈的丈夫是个农夫，天天都在田地里工作，家里有一个纺车，奶妈的大女儿银姊，天天用它纺线，奶妈的小女儿小黑和露沙同岁，露沙到了奶妈家里，病渐渐减轻，不到半个月已经完全好了，便是头上的疮也结了痂，从前那黄瘦的面孔，现在变成红黑了。

露沙住在奶妈家里，整整过了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为奶妈便是她的亲娘，银姊和小黑是她的亲姊姊。朝霞幻成的画景，成了她灵魂的安慰者，斜阳影里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这时精神身体都十分焕发。

露沙回家的时候，已经四岁了。到六岁的时候，就随着她的父母作宦去。以后的事情我就知道了。”

宗莹说到这里止住了。露沙只是怔怔地回想，云青忽喊道：“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太阳已经到了正午，我们回去吃饭吧！”

她们随着松荫走了一程已经到家了。

在这一个暑假里，寂寞的松林，和无言的海流，被这五个女孩子点染得十分热闹，她们对着白浪低吟，对着激潮高歌，对着朝霞微笑，有时竟对着海月垂泪。不久暑假将尽了，那天夜里正是月望的时候，她们黄昏时拿着箫笛等来了。露沙说：“明天我们就要进城去，这海上的风景，只有这一次的享受了。今晚我们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这海边上虽有几家人家，但和我们也混熟了，纵晚点回去也不要紧，今天总要尽兴才是。”大家都极同意。

西方红灼灼地光闪耀着，海水染成紫色，太阳足有一个脸盆大，起初盖着黄红色的云，有时露出两道红来，仿佛火神怒睁两眼，向人间狠视般，但没有几分钟那两道红线化成一道，那彩霞和明星般散在西北角上，那火盆般的太阳已到了水平线上，一霎眼那太阳已如狮子滚绣球般，打个转身沉向海底去了。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来，只在西方还有些五彩余辉闪耀着。

海风吹拂在宗莹的散发上，如柳丝轻舞，她倚着松柯低声唱道：

“我欲登芙蓉之高峰兮
白云阻其去路。
哦欲攀绿萝之俊藤兮，
惧颠严而踣踣。
伤烟波之荡荡兮。
伊人何处？
叩海神久不应兮；
唯没歌以代哭！”

接着歌声，又是一阵箫韵，其声嚶嚶似蜂鸣群芳丛里，其韵溶溶似落花轻逐流水，渐提渐高激起有如孤鸿哀泪碧空，但一折之后又渐转和缓恰似水渗滩底呜咽不绝，最后音响渐杳，歌声又起道：

“临碧海对寒素兮，

何烦纤之宗心！
浪滔滔波荡荡兮，
伤孤舟之无依！
伤孤舟之无依兮，
愁绵绵而永系！

大家都被了歌声的催眠，沉思无言，便是那作歌的宗堇，也只有微叹的余音，还在空中荡漾罢了。

二

她们搬进学校了。暑假里浪漫的生活，只能在梦里梦见，在回想中想见。这几天她们都是无精打彩的。露沙每天只在图书馆，一张长方桌前坐着，拿着一枝笔，痴痴地出神，看见同学走过来时，她便将人家慢慢分析起来，同学中有一个叫松文的从她面前走过，手里正拿着信，含笑的看着，露沙等她走后，便把她从印象中提出，层层地分析，过了半点钟。便抽出笔套，在一册小本子上写道：——

“一个很体面的女郎，她时时向人微笑，多美丽呵！只有含露茶靡能比拟她。但是最真诚和甜美的笑容，必定当她读到情人来信时才可以看见！这时不止像含露的茶靡了，并且像斜阳熏醉的玫瑰，又柔媚又艳丽呢！”她写到这里又有一个同学从她面前走过。她放下她的小本子，换了宗旨不写那美丽含笑的松文了！她将那个后来的同学照样分析起来。这个同学姓酆在她一级中年纪最大。——大约将近四十岁了——她拿着一堆书，皱着眉走过去。露沙望着她的背影出神不禁长叹一声，又拿起笔来写道：——“她是四十岁的母亲了，——她的儿已经十岁——当她拿着先生发的讲义——二百余页的讲义，细细地理解时，她不由得想起她的儿来了。她那时皱紧眉头，合上两眼，任那眼泪把讲义湿透，也仍不能止住她的伤心。

先生们常说：“她是个可佩服的学生。”我也只得这么想，不然她那紧皱的眉峰，便不时惹起我的悲哀；我必定要想到‘人多么傻呵！因为不相干什么知识——甚至于一张破纸文牒，把精神的快活完全牺牲了……’”咣咣一阵吃饭钟声，她才放下笔，从图书馆出来，她一天的生活大约如是，同学们都说她有神经病，有几个刻薄的同学给她起个绰号，叫“著作家”，她每逢听见人们嘲笑她的时候，只是微笑：“算了吧！著作家谈何容易？”说完这话，便头也不回的跑到图书馆去了。

宗莹最喜欢和同学们谈情。她每天除上课之外，便坐在讲堂里，和同学们说：“人生的乐趣，就是情。”她们同级里有两个人，一个叫做兰香，一个叫做孤云，她们两人最要好。然而也最受打架。她们好的时候，手挽着手，头偎着头，低低地谈笑。或商量两个人作一样衣服，用什么样花边，或者作一样的鞋，打一样的别针，使无论什么人一见她们，就知道她们是顶要好的朋友，有时预算星期六回家，谁到谁家去，她们说到快意的时候，竟手舞足蹈，合唱起来。这时宗莹必定要拉着玲玉说：“你看她们多快乐呵！真是人若没有感情，就不能生活了。情是滋润草木的甘露，要想开美丽的花，必定要用情计来灌溉”。玲玉也悄悄地谈论着。我们级里谁最有情，谁有真情，宗莹笑着答她道：“我看你最多情，——最没情就是露沙了。她永远不相信人，我们对她说情，她便要笑我们。其实她的见地实在不对”。玲玉便怀疑着笑说道：“真的吗？……我不相信露沙无情，你看她多喜欢笑，多喜欢哭呀。没情的人，感情就不应当这么易动。”宗莹听了这话，沉思一回，又道：“露沙这人真奇怪呀！……有时候她闹起来，比谁都活泼，及至静起来便谁也不理的躲起来了。”

她们一天到晚，只要有闲的时候，便如此的谈论，同学们给她们起了绰号，叫“情迷。”她们也笑纳不拒。

云青整天理讲义，记日记。云青的姐妹最多。她们家庭里因

组织了一个娱乐会，云青全份的精神都集中在这里，下课的时候，除理讲义，抄笔录，和记日记外，就是作简章，和写信。她性情极圆和，无论对于什么事，都不肯吃亏，而且是出名的拘谨。同级里每回开级友会，或是爱国运动，她虽热心帮忙，但叫她出头露面，她一定不答应。她唯一的推辞只说：“家里不肯。”同学们能原谅她的，就说她家庭太顽固，她太可怜，不能原谅她，就冷笑着说：“真正是个薛宝钗。”她有时候听见这种的嘲笑，便呆呆坐在那里。露沙若问她出什么神？她便悲抑着说：“我只想求人了解真不容易！”露沙早听惯她这种语调态度，也只冷冷地答道：“何必求人了解？老实说便是自己有时也不了解自己呢？”云青听了露沙的话，就立刻安适了，仍旧埋头作她的工作。

莲裳和她们四人不同级，她学的是音乐。她每日除了练琴室里弹琴，便是操场上唱歌。她无忧无虑，好像不解人间有烦恼事，她每逢听见云青露沙谈人无味一类的话，她必插嘴截住她们的话说：“唉呀！你们真讨厌。竟说这些没意思的话，有什么用处呢？来吧！来吧！操场玩去吧！”她跑到操场里，跳上秋千架，随风上下翻舞，必弄得一身汗她才下来，她的目的，只是快乐。她最憎厌学哲理的人，所以她和露沙她们不能常常在一处，只有假期中，她们偶然聚会几次罢了。

她们在学校里的生活很平淡，差不多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现。到了第三个年头，学校里因为爱国运动，常常罢课。露沙打算到上海读书。开学的时候，同学们都来了，只短一个露沙。云青玲玉宗莹都感十分怅惘，云青更抑抑不能耐，当日就写了一封信给露沙道：

“露沙：

赐书及宗莹书，读悉一是；离愁别恨，思之痛，言之更痛！露沙千丝万缕，从何诉说？知惜别之不免。悔欢聚之多事矣！悠悠不决之学潮，至兹告一结束，今日已始行补课，同堂相见问

及露沙，上海去也。局外人已不胜为吾四人憾，况身受者乎？吾不欲听其问，更不忍笔之于此以增露沙愁也！所幸吾侪之以志行相契，他日共事社会，不难旧雨重逢，再作昔日之游，话别情，倾积愫，且喜所期不负，则理想中乐趣，正今日离愁别恨有以成之；又何惜今日之一别，以致永久之乐乎？云素欲作积极语，以是自慰，亦勉以是为露沙慰，知露沙离群之痛，总难忍然于心。姑以是作无聊之极想，当耐味之榆柑可也。

今日校中之开学式，一种萧条气象，令人难受，露沙！所谓‘别时容易见时难。’吾终不能如太上之亡情，奈何！得暇多来信，余言续详，顺颂康健！

云青”

云青写完信，思绪兀自懒散，在这学潮后，杂乱无章的生活里，只有沉闷烦纡，那守时刻司打钟的仆人，一天照样打十二回钟，但课堂里零零落落，只有三四个人上堂。教员走上来，四面找人，但窗外一个人影都没有。院子里只有垂杨对那孤寂的学生教员，微微点头。玲玉，宗莹和云青三个人，只是在操场里闲谈，这时正是秋凉时候，天空如洗，黄花满地，西风爽厉。一群群雁子都往南飞，更觉生趣索然。她们起初不过谈些解决学潮的方法，已觉前途的可怕，后来她们又谈到露沙了，玲玉说：“露沙走了，与她的前途未始不好。只是想到人生聚散，如此易易，太没意思了，现在我们都是作学生的时代，肩上没有重大的责任，尚且要受种种环境支配，将来投身社会，岂不更成了机械吗？……”云青说：“人生有限的精力，消磨完了就结束了，看透了倒不值得愁前虑后呢？”宗莹这时候正在葡萄架下，看累累酸子，忽接言道：“人生都是苦恼，但能不想就可以不苦了！”云青说：“也只有作如此想。”她们说着都觉倦了，因一齐回到讲堂去。宗莹的桌上忽放着一封信，是露沙寄来的，她忙忙撕开念道：——

“人寿究竟有几何？穷愁潦倒过一生，未免不值得！我已决定日内北上，以后的事情还讲不到，且把眼前的快乐享

受了再说。宗莹！云青！玲玉！从此不必求那永不开口的月姊——传我们心弦之音了！呵！再见！”

宗莹喜欢得跳起来。玲玉云青也尽展愁眉，她们并且忙跑去通知莲裳，预备欢迎露沙。

露沙到的那天，她们都到火车站接她。把她的东西交给底下的人拿回去。她们五个人一起走到公园里在公园里吃过晚饭，便在杜稷坛散步，她们谈到暑假分别时曾叮嘱到月望时，两地看月传心曲，谁想，不到三个月，依旧同地赏月了！在这种极乐的境里，她们依旧恢复她们天真活泼的本性了。

她们谈到人生聚散的无定，露沙感触极深，因述说她小时的朋友的一段故事！

“我从九岁开始念书，启蒙的先生是我姑母，我的书房，就在地寝室的套间里。我的书桌是红漆的，上面只有一个墨盒，一管笔，一本书，桌子面前一张木头椅子。姑母每天早晨教我一课书，教完之后，她便把书房的门倒锁起来，在门后头放着一把水壶，念渴了就喝白开水，她走了以后，我把我的书打开。忽听见院子里妹妹唱歌，哥哥学猫叫，我就慢慢爬到桌上站在那里，从窗眼往外看，妹妹笑，我也由不得要笑，哥哥追猫，心里也像帮忙一块追似的，我这样站着两点钟也不觉倦，但只听见姑母的脚步声，就赶紧爬下来，很规矩的坐在那里，姑母一进门，正颜厉色的向我道：‘过来背书，’我那里背得出。便认也不曾认得。姑母怒极，喝道：‘过来！’我不禁哀哀地哭了，她拿着皮鞭抽了几鞭。然后狠狠的说：‘十二点再背不出，不用想吃饭呵！’我这时恨极这本破书了。但为要吃午饭，也不能不拚命的念，侥幸背出来了，混了一顿午饭吃。但是念了一年，一本三字经还不曾念完。姑母恨极了，告诉了母亲把我狠狠责罚了一顿，从此不教我念书了。我好像被赦的死囚，高兴极了。

有一天我正在同妹妹作小衣服玩，忽听见母亲叫我说：“露

沙！你一天在家里不念书，竟顽皮，把妹妹都引坏了。我现在送你上学校去，你若不改，被人赶出来，我就不要你了。”我听了这话，又怕又伤心，不禁放声大哭。后来哥哥把我抱上车，送我到东城一个教会学堂里，我才迈进校长室，心里便狂跳起来。在我的小生命里，是第一次看见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况且这校长满脸威严。我哥哥和她说：“这小孩子是我的妹妹，她很顽皮，请你不用客气地管束她，那是我们全家所感激的。”那校长对我看了半天说：“哦！小孩子！你应当听话，在我的学校里要守规矩，不然我这里有皮鞭，它能责罚你。”她说着话，把手向墙上一擦，就听见‘琅琅！’一阵铃声，不久就走进一个中国女人来，年纪二十八九，这个人比校长温和得多，她走进来和校长鞠了个躬，并不说话，只听见校长叫她道：“魏教习！这个女孩是到这里读书的，你把她带去安置了吧！”那个魏教习就拉着我的手说：“小孩子！跟我来！”我站着不动。两眼望着我的哥哥，好似求救似的，我哥哥也似了解我的意思，因安慰我说：“你好好在这里念书，我过几天来看你。”我知道无望了，只得勉强跟着魏教习到里边去。

这学校的学生，都是些乡下孩子，她们有的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有的头上扎着红头绳，见了我都不住眼的打量，我心里又徬徨又凄楚。在这满眼生疏的新环境里，觉得好似不系之舟，前途命运真不可定呵。迷糊中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见魏教习领我走到楼下东边一所房子前站住了。用手轻轻敲了几下门，那门便‘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女郎戴着蔚蓝眼镜，两颊娇红，眉长入鬓，身上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微笑着对魏教习鞠了躬说：“这就是新来的小学生吗？”魏教习点点头说：“我把她交给你，一切的事情都要你留心照应。”说完又回头对我说：“这里的规矩，小学生初到学校，应受大学生的保护和管束，她的名字叫秦美玉，你应当叫她姐姐，好好听她的话，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请教她。”说完站起身来走了。那秦美玉拉着我的手说：“你多大了？你姓什么？”